



绝地计划

A SIMPLE PLAN

[美]斯科特·史密斯 著 胡静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绝地计划

[美] 斯科特·史密斯 著

胡 静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绝地计划/(美)史密斯著;胡静译. —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10

ISBN 978-7-80225-291-2

I. 绝… II. ①史…②胡…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75682 号

A SIMPLE PLAN by SCOTT SMITH

Copyright: © 1993 BY SCOTT B. SMITH, INC.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BRANDT & HOCHMAN LITERARY AGENTS, INC.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7 New Star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 01-2007-4274

绝地计划

(美)斯科特·史密斯 著

胡 静 译

责任编辑:李 曼

装帧设计:余笑乐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谢 刚

社 址: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

网 址: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010-65270477

传 真:010-65270449

法律顾问: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010-652674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

印 刷:江苏太仓市印刷厂有限公司

开 本:650×980 1/16

印 张:17.5

字 数:220 千字

版 次:2007 年 10 月第一版 2007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225-291-2

定 价:25.00 元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绝地计划》

比科恩兄弟(美国黑色幽默大师)的作品更黑， 比《沉默的羔羊》更沉默

很少有一部影片连同其原创小说获得如此众多的瞩目。《绝地计划》在美国一版再版。历次再版后，总能再一次登上《纽约时报》畅销榜，重新掀起斯科特热潮。连美国大牌惊悚作家，曾创作《肖申克的救赎》的作家斯蒂芬·金都不得不感叹，《绝地计划》是继《沉默的羔羊》后最值得一读的悬疑小说。1998年，著名作家斯科特·史密斯凭借《绝地计划》，获得第71届奥斯卡最佳改编剧本提名。

一架飞机坠落在一个与世隔绝、白雪覆盖的森林中，飞机上有一具尸体，还有四百五十万美元的现金。汉克、他的哥哥雅各布与他们的朋友卢，都为这笔钱心动。站在雪中，面对这辈子从来没见过的巨款，这三个人秘密达成协议，背叛、怀疑与猜忌却由此而生……

在书中，主角之间是层层相逼的：莎拉逼丈夫汉克，汉克逼哥哥雅各布，雅各布则去逼他最要好的朋友，直到这层脆弱的关系破裂为止。这群人因为自己犯下的过错而越陷越深，一瞬间发生的事，就可能改变一生。最后他们终于从普通人变成危险人物。

曾经荣获奥斯卡金像奖最佳改编剧本奖的比利·鲍伯·桑顿盛赞《绝地计划》张力十足，是他看过的最好的本子之一，尤其是其中诡异的情绪与幽默感，足可媲美悬疑经典。

责任编辑：李 曼
封面设计：余笑乐

第一章

我结婚第二年那会儿，因为一场车祸，爸妈双双去世了。那天是周六，他们的车正要开进 I-75 道，打算从个斜坡出去时，跟一辆运牛的拖车迎面撞上了。爸爸的脖子被汽车前盖挤断，没几分钟就死了。想不到的是，妈妈却没有当场死掉。她被送到戴尔非亚市立医院，脖子和脊梁骨都骨折了，心脏大出血，浑身上下连满一堆叫不上名堂的机器，她只多熬了一天半的工夫，最终也没能挺过来。

而那个挂车司机却只擦破了点皮，一点没事儿。不过他的车起了火，把整车的牛都给烤熟了。我妈妈死后，他起诉要拿我爸妈的房产赔偿他。虽然打赢了官司，他却没捞到什么实际的好处：我爸爸早就把农场抵押给了刀具店；爸爸死的时候，差不多就要破产了。

我妻子莎拉却认为，爸爸是因为背的债太多，被逼得走投无路才自杀的。我当时就跟她争论起来，不过心里却不是那么有底气。事后想想，爸爸真的像是早就准备停当了。出事前一星期，他装了满满一车家具，拉到我家这儿来。这些家具对我和莎拉根本没用，可是他却非要我们收下，还吓唬我们说，要是我们不要，他就直接把这些家具扔到垃圾场去。结果，我们只好帮他把东西搬下来，一样样地弄到地下室去。打我们这儿走后，爸爸又把车开到我哥哥雅各布的公寓，把小卡车给了他。

爸爸还立了遗嘱，第一条就是要雅各布和我当面发誓——以后每年他生日那天，我们都得给他扫墓，一次都不能落下。接下来还有份稀奇古怪的文件，里面不厌其烦的把农场那所老房子挨个房间说了个遍，每样东西归谁都分好了。雅各布分到了一套剃胡子的东西，一把扫帚，还有一本旧《圣经》；我则分到了一个破搅拌器，一双工作靴和一块乌鸦形的黑色压纸石。他这么做，其实纯粹是白费力气。只要稍微值点儿钱的东西我们都卖掉了，还他留下的那一屁股的债了，而那些不值钱的东西也没处用。小时候住过的农场也只好卖给了邻居，邻居买下后又把这块农场跟自己家的地

接上,弄得它活像一条大变形虫。邻居推倒房子,填平地下室,在那块地上种了大豆。

我哥哥跟我从来就没怎么亲过,打小就这样了。大起来后,我俩越来越合不来。直到这场车祸前,除了爸妈相同以外,我们几乎没什么别的对得上号的地方。不过爸妈突然这么一走,我俩倒也轻松了,就算合不来,也不用硬扛着。

雅各布比我大三岁,上到高中就没再念下去。他自个儿住在埃谢维勒镇一家五金商店上面的小公寓里。我们就是在那个小镇上长大的。跟俄亥俄州所有农村一样,小十字路口那儿亮着只黄色散光灯,算是个标记。他夏天在建筑队里干活,冬天就靠着失业救济打发日子。

我是家里第一个大学生,在托莱多大学得到了工商管理学士学位。毕业后,我又娶了同班同学莎拉,搬到了戴尔非亚住——就在埃谢维勒东边三十英里的托莱多城外。我们在郊区买了一套三居室的房子。房子还不赖——深绿色的铝墙板,黑色百叶窗,有只微波炉,车库能停两辆车,还安上了有线电视。每天傍晚,都有人把《托莱多刀锋报》轻轻放在我家门阶上。我在埃谢维勒一家饲料店当了经理助理和总会计师,每逢周日就回店里去。

我跟雅各布其实没什么深仇大恨,也不是感情不和。只不过,我们待在一块儿就觉得不舒服,找不到话说,这一点我俩也都不避讳。不止一次的,当我下班回来,走出街道时,就能看到他躲在门口想躲开我——这倒一点没让我觉得难过,只觉得松了口气。

父母出事后,我俩唯一的纽带就是,两人都得对得住向父亲许过的诺。每年父亲生日那天,我们都一块儿去墓地,就那么浑身不自在地站在那儿,一声不吭地等着对方先提醒,时间差不多了,这样好早点散伙,各过各的日子去。那样待一下午真是闷死了。可如果不去的话,又怕会被不知怎么地受惩罚,怕会因为不守信被阴间诅咒。要不是因为这个,我们去一次就不想再去了。

父亲的生日是一年的最后一天——12月31号。渐渐地,我们这扫墓变得像假期时候做的任何事儿一样,有点儿程序化了,这是年前最后一道坎儿。实际上,这也成了我和雅各布联络感情的主要机会。我们了解了解彼此的生活,谈谈父母或者我们小时候的事情,含含糊糊地答应以后要多见见面。就这样不痛不痒地完成了个讨厌的任务后,甩手离开墓地。

连着七年,我们都是这么过来的。

第八个年头,也就是1982年的12月31号这天,雅各布来我家接我。

他晚了半小时，三点半才开着车带着他的狗还有他的朋友卢一道过来。他们来之前在冰上钓了鱼——这是他们冬天里的主要活动。我们得把卢放在埃谢维勒另一边，然后再去墓地。

我从来就不喜欢卢，估计他也不会喜欢我。他老叫我会计先生，那种口气好像在暗示我，干这工作该觉得难为情，这么老土又死板的活儿真丢人。真奇怪，我还就被他吓着了，虽然我一点也不明白怎么会这样，反正不是因为他的长相。卢矮个子，秃脑袋，四十五岁了，肚子刚开始发福，头上稀稀拉拉几撮头发，你都能看到头发下面又红又粗糙的头皮。那满嘴歪牙一点都不结实，看着有点儿搞笑。一瞅他就觉得他很像小孩子爱看的冒险小说里面那种臭名昭著的老拳手、街头小混混或者坐过牢的人。

我朝他们走去，卢爬出车子跟我打招呼，搞得我只好挤在中间位子坐下了。

“你好啊，汉克！”他咧开嘴笑着说。雅各布坐在方向盘后面朝我笑笑。他那只胖得不像样的杂种狗趴在车后，这狗长得多半像条德国牧羊犬，只是背上有点拉布拉多猎狗的样子。这明明是条公狗，却被雅各布取了个玛丽·拜斯的名字。这是他高中时好过的一个女孩的名儿——那可是他的初恋，长这么大他也就交过那么一个女朋友。雅各布还用“她”来称呼这狗，不用“他”。他好像觉得给狗起了个女孩儿的名字就真能把公狗变成母狗了。

我爬进卡车，卢在我身后，车子倒了一下后开上了大街。

我家在一块叫做奥托华堡的小地方，这前面有一个靠近边境的村子，独立战争前，村上的人让一场暴风雪给冻死了。这儿其实本是块平荡荡的农田，不过被村民倒腾得不那么平了，像是有什么东西挡着道，路非得这么七拐八弯地绕过去一样。人们都在自家前院堆起小土包，那样子像一个个坟堆，上面还盖着些灌木丛。街上前前后后都是一间挨一间的小屋子。房产经纪人说这里住的不是新婚的小两口，就是退休的老年人。那些小两口日子过得是蒸蒸日上，他们在算计着怎么做一番大事，要几个孩子，什么时候搬到更好的地方去住；退休的老头老太们却是一天不如一天，他们坐吃山空，等着身体哪天垮掉，被儿女们扔到敬老院去，在那儿等死。

莎拉和我当然得归于前一类了。我们在埃谢维勒银行存了点儿钱，还算有点儿积蓄的。我们有很多打算，而将来有一天搬出这儿——这是我们闯荡世界的第一步。不管离目标有多远，这总算是我们的计划吧！

一拐过我家附近，我们就背朝着戴尔非亚向西进发了。穿过那些拐弯抹角的街道，一座座两层小楼就不断地被我们甩在身后，这些房子里都有环形车道、秋千架和餐桌。再往前开，路伸直了，也越来越窄。雪刮过路上

几个地方，像几条灰不溜秋的蛇，细细长长的，在路边堆下来。这一大片地上只有零零星星几座房子，而且彼此离得很远，中间可不是隔着几平方的草地那么简单了。树没了，地平线变宽了，整个一派狂风扫过之后的样子，光秃秃的灰白一片。我们碰到的车也没几辆了。

这段路走得真不舒坦。雅各布那卡车已经开了十一年了，车上没有几样好使的东西。车子以前被漆成了妈妈最喜欢的番茄红，可现在颜色褪得像勃艮第葡萄酒色的疮疤一样，车身也是锈迹斑斑，电启动坏了，加热器时好时坏，后窗玻璃碎了之后粘了块塑料布将就着。车里的收音机也不能听了，刮水器也没了，而且车底烂了块棒球大小的洞，一股股寒风打这儿吹进来直刺我右边的裤腿。

雅各布边开车边跟卢侃着天气：什么最近好冷啊，下一场雪什么时候会下，除夕前会不会下雨。我一直闷声不响，光听他们说。跟雅各布待一块儿我还只觉得不自在，现在加上了卢，我不光不自在，还觉得自己在这儿简直是多余了。他们说的话外人听不懂，那些话像代号一样，就他俩明白，他们孩子气的幽默我也闹不清。卢说“菠萝”时，要在“菠”上加重语气；雅各布则是学牛叫，然后他俩就心领神会地哈哈大笑。这把我弄得云里雾里，我老觉得他们一直是在拿我寻开心。

我们路过一个结冰的池塘，上面有人溜冰，孩子们穿着鲜艳的夹克，在你来我往地打雪仗。地平线那边，散布着几个黑乎乎的谷仓，风吹日晒的都已经破得不成样子了。我真是吃惊：刚从家里出来才十分钟，现在竟然已置身于农田里了。继续往埃谢维勒南边走，穿过镇子一直往前，直到把镇子甩得看不见了，车子又上了十七国道。然后再一直向前就到了伯恩特路，在那儿掉头朝北，那就是安德斯公园路了。我们得过安德斯河上那座又长又低的水泥桥。大家边走边费力地把桥扶手上面的雪拔掉，把它弄得像圣诞故事里面团捏的假桥一样。河那边是安德斯自然保护区。在这段两公里长的大路右边有块茂密的林地。这是个公园，由县政府管着。公园正中央有个池塘，里边尽是鱼，池塘四周是一片收割过的田地。托莱多城的人夏天喜欢去那儿游玩野炊，或是扔扔飞盘、放放风筝。

这块地方本来是伯纳德·C·安德斯的私人财产，这个底特律早年的汽车大王在1920年买下了这块地，在上面建了避暑山庄——现在都还可以看见池塘边先前山庄的石头地基。安德斯在经济危机时期去世了，之后这个地方就传到了他妻子手里。安德斯太太搬了过来，一年到头待在这儿，一直住了四十年，最后只好听任这地方荒废掉了。他们夫妇膝下无子，因此，安德斯太太决定死后把这里捐给国家，条件是必须把这块地建成自然保护区，而且要以她丈夫的名字命名。事实上，这样一个四面都被闹哄

哄的农场包围的地方是不适合建公园的,但县里看中了州政府能给予公园用地的税收抵免,所以接受了条件。他们把房子扒掉,运了野餐餐桌过来,还弄了几条步行的小道,安德斯自然保护区就这么建成了。

过了桥一公里的样子,快要到公园最南边时,一只狐狸“嗖”地一下经过我们眼前。这事情发生得好突然,我瞧见白雪覆盖的地下,什么东西往左一闪而过。定睛一看,原来是只毛皮发亮、劲头十足的大个儿红狐狸,嘴里叼着只死鸡,绷直了身子夺路狂奔。它紧紧地贴着地面,好像这样就能趁人不注意溜走一样。雅各布猛地一踩刹车,用力过大,卡车打滑了。随着一声刺耳的摩擦声,车尾滑向了左边,前面保险杠滑进了路旁积雪里,车前灯“啪”的一声清脆地碎掉了。卡车这才猛地停下来。我们几个都被惯性甩向前。那只狗撕开车后窗上的塑料布,惊慌地往上爬,想从车窗里蹿出去。开始我还感觉到了它的毛冰冷地贴在我的脖子后面,只一小会儿,它就不再抓洞,从卡车边上跳下直追狐狸进到树林里去了。

雅各布第一个说话了,他低声地一连骂了好几声“他妈的”。

卢朝他咯咯地笑,推开了自己边上的车门。我们都从车里下来,围成一个半圆,仔细看了看,只见车前灯碎了。

雅各布想唤回狗,他大声叫着“玛丽·拜斯”,还尖声吹着口哨。

我和雅各布站在一块儿,也没人能看出我们是亲兄弟。他长得像父亲,而我则继承了母亲的特点,差别太明显了。我长着棕色的头发和眼睛,个头儿中等,身材也适中。而雅各布比我高几英寸,蓝眼睛,一头沙色的黄头发。他还是个大胖子,胖得甚至有点儿变形,活像一幅肥得离谱的漫画像。他手大,脚大,牙齿也是大个儿的,戴着厚厚的眼镜,皮肤苍白而且松沓沓的。

我们听见了狗叫,它正离我们越来越远。

“玛丽·拜斯!”雅各布大声喊着。

这边的树相当茂密,枫树、橡树、七叶树和梧桐树一棵挨着一棵——矮点儿的灌木从却很少。我看到狐狸迅速地穿行于树干之间,在远处消失了。与狐狸爪印并排着的是玛丽·拜斯的爪印子——颜色更深,也更宽更圆些,像一串冰球掉在了树下。狗的叫声越来越轻了。地面真是一马平川。

路的另一边是块覆盖着平整积雪的农田,上面有些印迹,从尽头处一直延伸到我们脚下。像是狐狸从田垄上跑过所留下的,不过这些痕迹被雪弄得模糊了些。稍稍偏东的远处,德怀特·彼德逊家的农场依稀可辨——一排树,一个暗红的谷仓,还有两个装谷子的地窖。那座两层小楼在雪光的映照下显得灰白灰白的——其实它是淡蓝色的。

“它吃了彼德逊家一只鸡。”我说。

“是偷的，”卢点点头，“而且是在光天化日之下。”

雅各布在吹口哨唤着玛丽·拜斯。不一会儿，狗好像不再往前跑了，叫声也不再忽大忽小了。我们循着狗叫声，猫着腰朝树林里走去。我现在好冷啊——打田那边往路上吹过来一阵刺骨的寒风，冻得我都想爬进车里去了。

“再唤唤看。”我说。

雅各布没搭理我。“它把狐狸赶上树了。”他对卢说。

卢的双手深深插进了夹克口袋里，这夹克是部队里多出来的，白白的，可以用来雪地伪装。“听起来是这么回事。”

“我们得进去把狗找回来。”雅各布说。

卢又点了点头，从口袋里掏出一顶羊毛帽子戴在了红彤彤的脑袋上。

“再喊一次试试吧。”雅各布还是没理我，于是我试着自己喊了起来。

“玛丽·拜斯！”我的声音在冰冷的空气里显得有气无力。

“它不会回来的。”卢说。

雅各布又折回卡车，打开了驾驶室的门。“你不是非去不可，汉克，”他说，“愿意的话，可以在这儿等着。”

我没戴帽子，又没穿靴子——因为没料到要在雪里走路——可我明白他俩都盼着我像个老头儿一般窝在车里，这样他们来去的路上就有笑话讲了。

所以我违心地回答说：“不，我也要去。”

雅各布把身子探进车里，在座位下面翻着，找了支来复猎枪出来。他从小纸盒里取出一发子弹装进枪里，又把盒子放了回去。

“你肯定会冷的。”他对我说。

“你拿这枪干什么？”我问。透过眼角的余光，我瞥见了卢在嘿嘿笑着。

雅各布耸耸肩，把枪抱在怀里，又把衣服领子翻起来围住脖子。他穿着大红的夹克，衣服紧紧地绷在身上——他穿的每件衣服也都是这么紧。

“这里是禁猎区，”我说道，“你可不能在这儿打猎。”

雅各布笑了笑。“这是它欠我的：用狐狸尾巴赔我的前灯。”他瞅瞅卢，“像个了不起的猎手一样，只上了一发子弹。这你该觉得公平合理了吧？”

“公平极了！”卢拖长了第一个音节，听起来像在学猫叫。

他俩不约而同地放声大笑。雅各布颤巍巍地登上路旁的雪堤，向后打了个趔趄。他稍微定了定，就拖着笨重的身子斗志昂扬地下了树林。卢还在不停地咯咯笑着紧跟在他后面，丢下我一个站在路上。

我在那儿犹豫起来，又想舒服又怕丢脸，心里举棋不定要不要去。最

后一想到卢偷偷笑话我时的样子，还是自尊心占了上风。唯恐自己又会变卦，我急急忙忙地爬上堤岸，深一脚浅一脚地踩在雪里，生怕跟不上他们了。

树林里的雪到小腿那么深，表面上很光滑，可雪底下却埋着很多东西——倒掉的树、折断的树枝、坑坑洞洞、还有树桩什么的——这让我们走得比预想得要难。卢带头走在前面，麻利得像只老鼠，跟有人在屁股后面撵他一样。我紧随其后，雅各布落在了最后，离我们好一段距离，正拖着胖身子，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呢。他的脸快赶上他身上那件红夹克那么红了。

我们离狗的叫声还是很远。

就这么走了十五分钟的光景。树一下子变稀了，前面路断了，冒出一个又大又浅的坑，就像是几百万年前的一颗大陨星掉下来砸出的印子。几行又矮又难看的树一列列地并排横在坑里——这是安德斯果园里残留的几棵苹果树。

卢和我站在坑边等着雅各布赶上来。我们没有说话，都累得上气不接下气。雅各布隔着树朝我们喊着什么，还笑了起来，笑得我们莫名其妙。我循着狗爪印子，把果园扫了一眼，那爪子印一直到远处的树下就不见了。

“它不在那儿。”我说。

卢竖起耳朵听，叫声好像还是很远。“嗯，”他点点头说，“确实不在。”

我把四周整个儿检查了一圈，包括我们身后的果园和树林子。周围一派寂静，只能看到雅各布在费劲地走路。他敞着怀，脚步迟缓，离我们大概还有四五十米的样子。离得这么远，我都能听见他难受的喘气声。他把枪当成了拐棍用，枪托拄在雪里，手扶着枪管拔腿往前迈着步。他身后是一串又深又乱的印子，简直像有人硬拖着他走，他又不愿意地挣扎着，又踢又蹬折腾出来的一样。

等到了我们跟前，他浑身上下都汗透了，身上还冒着热气。卢和我瞧着他呼呼直喘。

“我的老天哪！”他说着，歇了口气，“早知道就带点儿喝的来了。”他摘下眼镜在衣服上蹭了蹭，一边还往地上瞟着，像是巴望雪地里能冒出一大罐子水似的。

卢变戏法儿一般的挥着手，冷不丁地，一伸手从右边衣服口袋里掏出了罐啤酒。他拉开盖儿，从那儿吧唧吧唧地啜了些泡沫，然后笑着把酒递给了雅各布。

“这个可得随时备着呀。”卢说。

雅各布咕咚咕咚咽了两大口，中间停下来换了口气。等到喝够了，他

又把罐子递给了卢。卢仰着头细细品着，喉结在脖子那儿像活塞一样上下动着。接着他又把酒传给我。冲着那股甜丝丝的味儿，我闻出了是百威啤酒。

我摇了摇头，哆嗦得跟筛糠一样。在雪地走得满身大汗，这会儿又站着不动弹，我他妈的身子要冻硬了，腿肚子也在不停地抖着。

“快喝呀，”卢说，“喝口吧，害不着你。”

“不用，卢，我真不渴。”

“你怎能不渴呀，”他催着我，“瞧你那一身汗！”

我正打算更坚决地推掉，这时，雅各布打断了我们。

“那不是架飞机吗？”他问。

我和卢都抬头往天上看，想瞧瞧哪块低点儿的云在动，一边还竖着耳朵听飞机马达的动静，后来才意识到他说的是果园那边。我们顺着雅各布指的方向一看：在浅坑的正中央，几行矮苹果树底下，隐隐约约露出了一架很小的单引擎飞机，差点儿就被雪盖实了。

卢和我先一步到了飞机旁。

飞机像只玩具一样躺在那儿。仿佛有只大手把它从天上勾下来，然后又觉得树枝下暖和，特地把它搁在了那儿。看起来不像是坠毁的。螺旋桨变了形，左翼向后折了点儿，机身烂了个小洞，不过看不出来它是打哪儿着陆的；没有树翻过来，地上也没有飞机滑过的黑道道。

卢和我绕着这破飞机走了一圈，我们都够不着它。这飞机小得都不比雅各布的卡车大多少，看着就不牢靠：估计连一个人都驮不起来。

雅各布慢吞吞地走到果园里，这边雪更深，他看起来就像跪着往这边挪动一样。玛丽·拜斯还在老远的地方时不时地叫两声。

“老天啊，”卢说，“瞧瞧这些个鸟。”

我开始没注意——它们都一动不动地窝在树上了——可我刚看见一只，就觉得这些鸟好像一窝蜂地全要扑向我。园子里到处都是这种密密麻麻的黑乌鸦，全蹲在黑乎乎、光秃秃的苹果树上，一动不动。

卢团了个雪球砸向一只乌鸦。立马有三只飞起来，在飞机上面绕了半圈儿，又轻轻扑扇着翅膀落到旁边一棵树上。其中的一只叫了声，坑里立刻有了回声。

“真他妈的吓死人啊。”卢哆嗦起来。

雅各布过来了，他身上还在冒着热气，衣服敞着，衬衫下摆露在外面。他喘了喘气。

“里边有人不？”他问我们。

我们俩都没回答他。我压根儿没想到这茬儿，可不用说也知道里面肯

定有过人——估计是个上了西天的飞行员。我有点儿怕了。卢又朝乌鸦扔了个雪球。

“你们看仔细了没有？”雅各布又问。他把枪递给卢，笨重地走向飞机门。这边上，就在破机翼的后边，有一道门。他抓着门把手使劲一拉。声音很响，门吱吱嘎嘎地开了大约十三厘米的样子，然后不动了。雅各布又使劲拽了拽，吃奶劲儿都用上了，门又开了三四厘米半。他两手抓着门边，用尽全力，拽得整个飞机都在晃动，雪被晃掉了，露出下面银白色的飞机壳，可门没再多开一点儿。

看着他那么大劲头，我也给壮了胆儿。我往飞机跟前凑近了些，想从窗子朝里张望，可什么也看不见。有一小块窗玻璃破了，整块玻璃裂得像蜘蛛网似的，上面还结了厚厚的一层冰。

雅各布还在倒腾门，一停下手，就累得呼哧呼哧喘不过气来了。

卢离得稍远点儿，他怀里抱着雅各布的枪，活像是个站岗的。“我估摸是飞机失控了。”他说。听上去他很镇定。

雅各布透过门缝往里边瞅，又把头缩了回来。

“怎么样？”卢问。

雅各布摇摇头，“里面太黑了，你们谁进去好好看一下。”他摘下眼镜，用手抹着脸。

“汉克的块头最小了，”卢赶紧说，“他最容易钻进去。”他向雅各布使了个眼色，然后笑了。

“我还能比你块头小？”

他拍拍肥肚子，“你比我瘦啊，瞧我这肚子。”

我巴望雅各布能替我说话，可马上看出没这好事儿。他龇牙笑着，肉脸蛋儿上挤出了两个酒窝。

“你觉得呢，雅各布？”卢问他。

雅各布收起笑。“横竖我看你进不去，卢，”他一本正经地说，“看看你那大肚子。”他俩都转过身，直接盯着我。

“进去干吗呀？”我问，“有什么用？”

卢笑了。几只乌鸦重重地扑腾着翅膀飞起来，换了棵树落下。所有的乌鸦都像是在虎视眈眈地盯着我们。

“干嘛不去把狗找回来？”我说，“然后进镇子里去报告？”

“害怕了吧，汉克？”卢问。他换个手拿枪。

看来我是不答应也得答应了，我讨厌死了自己这副傻相。心里有个声音在明明白白地帮我掂量这情形，说这两个家伙我一个都瞧不起，可我却跟个小孩儿一样充着大胆做傻事给他们看，真是蠢死了。那声音一直在没

完没了地唠叨着，每句话我都觉得在情在理，可就算这样，我还是绕着飞机阔步地走到门旁。委实憋了一肚子的火。雅各布退后几步给我让地方。我把头塞进门缝里，让眼睛适应适应里面的黑暗。舱里看起来比刚才在外面估计的还要小，像个花房一样温暖潮湿，弄得我心里直犯嘀咕。一束微弱的光从机身裂缝直射进去，暗淡得像手电筒的光，在对面墙上映射出一小弯月牙儿。机舱后面伸手不见五指，空空的样子，光溜溜的金属地面越往后去越逼仄。就在门里边，歪着好大一只粗呢袋子，我没想够它，要不然就能一把抓过来拖出去了。

往前走，我看见了两个座位，结冰的挡风玻璃里透了点儿暗暗的光照在上面。一个位子空着，另一个位子上瘫坐了一个男人，头伏在控制面板上。

我把头探出门外说：“我看见里边有个人。”

雅各布和卢瞪着我。 “死了没？”雅各布问。

我耸耸肩。“我们这儿打星期二开始就没下过雪了，所以他至少也在这儿待两天了。”

“你能再去看仔细点吗？”卢问。

“还是快把狗找回来吧！”我不耐烦地说。我真是一百个不愿意往里面钻了。他俩这么支使我真是过分。

“我看你还是再好好看看吧。”卢嘻嘻笑着。

“别扯淡了，卢，他肯定死了。”

“两天工夫不算长，”雅各布说，“我听说人不止撑两天。”

“特别是天这么冷，”卢附和着，“就跟把吃的搁在冰箱里边一样。”

我盼着雅各布帮我说句话，可他却没有这么做。

“就进去瞧瞧他嘛，”雅各布说，“有什么大不了的？”

我皱着眉头，觉得自己不进不行了。我头刚缩回飞机，一下子又伸了出去。“你就不能把挡风玻璃上的冰给刮掉吗？”我问雅各布。

他演戏似的长叹一口气——他总是向着卢，而不太帮我说话。尽管如此，他还是笨重地朝飞机前边走去了。

我想挤进门里，于是侧着身子，把头和肩膀先塞了进去。可轮到胸脯时，门缝好像一下子变小了，像只手一样拽着我不放我过。我打算退回去，可夹克和衬衫却被刮住了。我上身衣服被捋到了胳肢窝下面，于是肚皮整个儿冰冷地露在了外面。

雅各布的大块头遮住了挡风玻璃，我听见他开始用手套刮起玻璃了。我盯着玻璃，盼着它能亮点儿，可光线还是很暗。他又用劲在玻璃上一下下敲开了——机舱里都砰砰地震出了回声，像心脏在跳动一样。

我用尽全力长长呼出一口气，然后猛地向前，这下我胸脯挤是挤进去

了，只是肚子还不行。我想再试一把，估计再来那么一下就差不多了。那样我就能进去瞧瞧那个死了的飞行员然后快点溜出去。正当这时，那个飞行员的头好像动了动。他伏在控制面板上的头像是在轻轻地来回摇着。

“喂，”我小声喊着，“喂，兄弟，你还好吧？”机舱里也有了我的回音。

雅各布还在砰砰地敲着玻璃上的冰。

“喂。”我大了点儿声叫着，一边用手拍着机身。

站在雪地里的卢朝我走近了点儿。

“什么事儿？”他问。

雅各布还在敲着。

飞行员的头不动了，我突然弄不清他到底动过没有了。我还想挤进去。雅各布停住不敲了。

“跟他说，那冰我弄不下来。”他嚷嚷着。

“他被卡住啦，”卢幸灾乐祸地说，“瞧他！”

他粗鲁地抓着我腰那儿，手指戳得我怪痒痒的，我右腿蹬起，一跤跌进雪里，可门把手挡住了我。雅各布和卢的大笑声模糊不清地远远透进来。

“真有你的。”卢对雅各布说。

我现在进退两难，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只想赶快挣脱掉。我的脚插在外面雪地里，身子晃得连带着把飞机也晃荡起来。可突然，机舱前面有什么东西向上一闪而过。

一开始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飞行员的头像是往边上一甩，什么东西“呼”地向上蹿起，一边还敲着挡风玻璃。我慢慢缓过神来，不是敲，应该说是拍。这是只鸟——跟停在外面苹果树上——一样的那种大个儿黑乌鸦。

它不再拍玻璃了，落在飞行员座位后面，头前后动着。我想小心地不动声色地退出门去。可鸟又飞了起来。它拍着挡风玻璃，被弹回去，接着就直冲向我。我被这情景吓得呆若木鸡，只是傻站在那儿看着它飞过来。直到最后关头，只差一点儿就被它撞着时，我缩紧了头。

它恶狠狠地对着我脑门中间来了这么一下子，好像是用嘴啄的。疼得我“嗷”地大叫一声，跟狗叫一样。我挣扎着，身子竟然莫名其妙地从门上挣脱掉了，闯进了机舱里。我跌在那个粗呢袋子上，都不想爬起来了。那鸟又飞向了挡风玻璃，弹回来后，依旧朝着飞机门飞去，可快要飞到时又一偏，飞向了机身上那个豁了的小洞，在那儿停了停，就老鼠一般从洞里钻出去了。

我听到卢在外面笑。“真他妈的吓人呀，”他说，“这狗娘养的鸟。瞧见了吧，伙计？”

我摸着额头，有点火辣辣的疼，手套一拿下来，上面都是血。我从袋子

上滑下来，一屁股坐在地上，觉得袋子里好硬，而且棱棱角角的，好像全是书。从门外射进一片光，照在我腿上。

雅各布探进头来，他挡住了光线。

“看见那只鸟了吧？”他问。即使看不清他的脸，我也能感觉出他在笑。

“它啄了我。”

“它啄你了？”他好像还不信。停了一下，我把头缩了回去。“鸟啄了他。”他对卢说。卢嘿嘿笑着。

雅各布又走过来说：“你没事吧？”

我没吱声，对他俩都很恼火。要不是他们硬要我进来，我也不会吃这个亏。我在飞机前面蹲下来。

卢的声音隐约传来：“你看那鸟会不会有狂犬病什么的？”

雅各布没有回答。

飞行员穿着牛仔裤和法兰绒衬衫，二十多岁的样子，瘦瘦小小的。我走到他身后，拍了拍他肩膀。

“你还活着吗？”我小声地问。

他胳膊垂在两旁，指尖都擦着了地。两只手肿得出奇，像冲了气的橡胶手套一样，手指微微向里弯着。衬衫袖子卷着，露出手臂上黑乎乎的毛，衬得那皮肤更是白得可怕。我拉着他肩膀把他从控制面板上拽过来。他的头重重地靠在座位上。看到这情形，我胆战心惊，身子猛一提，头撞在了低矮的舱顶上。

他眼珠子被乌鸦啄掉了，暗黑的眼眶盯着我。头往右边歪了歪，眼眶周围的肉全被乌鸦吃掉了。昏暗的光线中，颧骨白森森地露出来，像塑料一样半透明。鼻子里流出的血像冰锥子一样一直垂到下巴那儿。

我向后退，心里好一阵恶心。可尽管这样，我还是被一股奇怪的力量吸引着——有点像好奇，可要比好奇心还强烈。我很荒唐地想脱下手套，摸摸他的脸。我克制着这种莫名的强烈又病态的吸引力，强迫自己一步步向后退，直到退了四步时，这种吸引力没有了，我心里只剩下恶心。飞行员一路盯着我往门口退。远点儿看，他的表情像浣熊一样，在可怜巴巴地求我。

“你他妈的在里面干什么呢？”雅各布问我。他正静静地站在门旁。

我没理他。我的心快跳出了嗓子眼儿。那粗呢袋子绊了我一下，我转身把它踢向了门口。这袋子里像装满了土一样，重得出奇，这又让我泛起一阵恶心。

“怎么了？”雅各布问我。我拖着步子把袋子往门口推过去，他朝后退了退。